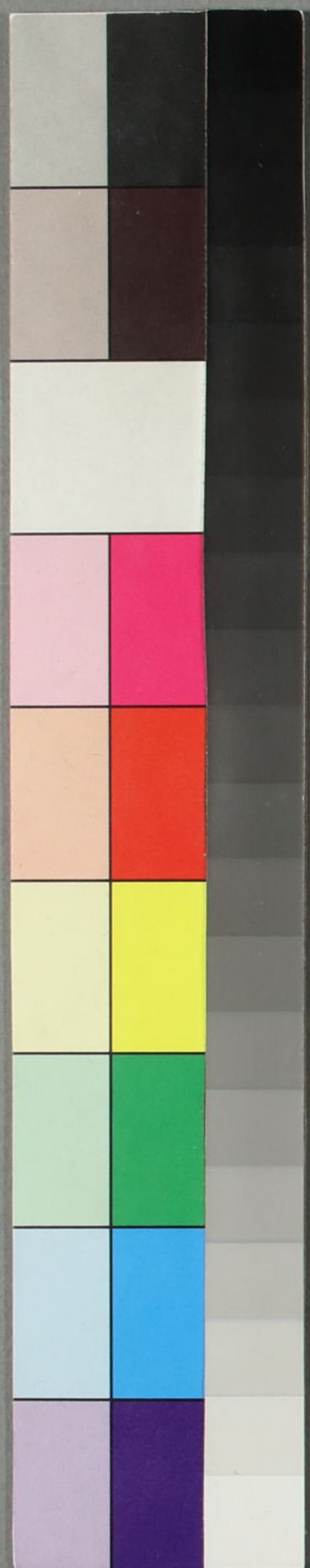


古易斷外篇

下彖傳

二



938
12

古周易經斷外編卷一下

日本

新井祐登謙吉 著

男 篤光錫夫 校

下彖傳

咸感也

經以咸名卦而傳以感釋之咸封物而守也謂天真无言之感通
也有天下之物物自然相感自然相應而一无子然者之義也感
指天機觸動之時而言蓋人之所以相感者心也故从咸从心爲
感以使人切知所以咸之爲感然有心於感乃非自然感故諸家

古易斷

外編卷一下

○下彖傳

二



以无心釋咸劉牧所謂明感物之无心是也无所容私心於感曰
无心天豈无心乎故復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无心是喪心之
謂邪王氏應麟曰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
張子曰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
則无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

亨利貞取女吉也

說音悅男下之下遐嫁反

剛柔以質言感應以氣言卦體兌柔在上艮剛在下山澤之氣相
通一感一應而彼此相與故亨也但曰二氣而不言山澤者山澤

形也感應者其氣耳卦德內止外說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

順蓋人心之說易失其正惟止而說則无徇情縱欲之私所以利

貞也卦象艮之少男下於兌之少女此女守貞靜男先下之得男

女感應之正所以取女吉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

則亂以上取馮椅俞琰及諸家粹而成章蔡氏清曰卦體卦德卦象二段意皆歸

於咸之一字內而所謂亨利貞取女吉者義蓋從此而出應氏攝

謙曰內止而外說止者性也說者情也感之善也如說于內而動

于外此歸妹之所以征凶也

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感雷風雨雪運行於時節萬物感之應之而氣化形生聖人以其至誠之心感天下之心禮樂刑罰施用於時宜天下之人心感之應之而誠服思歸所以和平天下也和謂溫順而事物皆諧同也平謂均一而小大皆通達也蓋天地之心萬物之情雖不可見而於其所感而觀之乃可推而見焉矣猶見瓶凍而知天下之寒之意也乾隆帝曰萬物說言乎兌而終始萬物者莫盛於艮天地无容心於其間也聖人之於人以心感者也所存者神而人心說應天下和平不期而致聖人无容心於

其間也寂然不動者性感而遂通者情梁氏寅曰情者性之動也天下之理動而後感感而後應則感之與應皆屬乎動也故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其不言聖人之情者蓋聖人之情即天地之情萬民之情即萬物之情故但言天地萬物而人之情者可以包之也鄭氏汝諧曰天地萬物雖異位其氣則一聖人億兆雖異勢其誠則一觀其所感而其情可見者感生於情也情出於正然後知感通之理○胡氏炳文曰上經首乾彖傳言性下經首咸彖傳言情復之彖言天地之心咸言人心學易者於此當有悟矣○張氏次仲曰賤臣叩心六月飛霜荆卿入秦白虹貫

日豪傑之感令人喜令人怒令人悲聖人感人如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熙熙皞皞既和且平而已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常久也夫子單曰久也者久有永長不朽之義兼含常之意也卦體震上巽下剛柔大小各得其常分而正也卦象雷震風發相交相與助其勢而不悖其氣通也卦德以順而動无所逆于天于人事其順也六爻卦畫剛柔皆應其情交也此四者造化及人事常久之道也所以名恒也蓋咸恒二卦其六爻相應同而於咸則曰二氣感應於恒則曰剛柔皆應而名義不同者咸少女少男結

婚之始取二氣交感之義恒長男長女夫婦能長保室之時取尊卑定分有序之義胡氏炳文曰咸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恒亦疊是三者僅以釋卦名義蓋咸之感者易知恒之所以為久者未易知也鄭氏汝諧曰咸无心恒有位也有位而剛柔相應其理也无心而剛柔相應其私也能識時義之變易斯可言易矣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項氏安世曰恒亨者以上四者而亨无咎者以此无咎利貞者利固守此也其道即四者之道也愚謂所以長久於其道者以貞也

若不貞則雖曰能久而非其道矣何得亨而无咎乎天地之道恒久不已者其本源惟是貞而已矣恒久一定不易也不已交易變易也曰恒則如不變曰不已則如靡常二義妙合之處即貞也如下文○項氏又曰聖人恐人之以執爲久也故曰久於其道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恐人不知道之所在故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明道配天地所以能久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所以利有攸往者何也凡天下之事終必有始靜必有動自然之理也恒久而不已者也不已故利往也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一

定則不能恒矣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爲體之常乾隆帝曰貞以起元終而復始如亥則有子晦則有朔冬則有春循環无端一息由是萬古由是此以變易爲不易也張氏次仲曰凡易言利有攸往俱以事應言此釋終則有始則有始則全從性命推究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終始不分作兩截又不徒曰終始而曰終則有始始即在終之中此古今至理驗諸鼻息昭然可見即如咸恒二卦陽終于艮而震始之陰終于兌而巽始之循環无端天地之道恒久不已者如此○案艮在咸則止于內止者終也在恒則爲震而動于外動乃始也此出於內而動於外之象故利往

乾隆述義曰。巽終於坤。一陽始而爲震。震終於乾。一陰始而爲巽。終則有始之象。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乾隆帝曰。天運有常。日月麗乎天而得其常。故能恒久以照萬物。四時代嬗。變舊化新而適合其常。故能恒久以成歲功。聖人純亦不已。故漸仁摩義。其道悠久而治化以成。卽此以觀天地所以生物而不息。所以生生而不窮。其情皆可於有恒之理見之矣。張氏

玩辭曰。日月得天。以一日言。四時變化。以一歲言。天行一日一周。有一定之躔度。而日月因之以迭照。故曰得天。天氣一歲四變。有一定之節候。而四時因之以成歲。曰變化。蓋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者也。久於其道而不已。故能致天下之化成也。蓋恒以不易爲義。而妙于變易。四時日月皆變易而不易者。觀其所感。觀其所恒。所字有味。蓋聖人之情亦見之也。咸曰化生。恒曰化成。生屬天地。成屬聖人。天地生之。聖人成之也。康熙帝曰。釋利貞云。久於其道。則居所不遷之謂也。釋利有攸往云。終則有始。有始則動靜不窮之謂也。然兩義並行。初不相悖。動靜雖不窮。

而所謂居所不遷者。未嘗變也。然則天地之道恒久不已。與終則有始之義一而已矣。下文天地日月。卽根此意而申明之。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者。恒久不已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者。終則有始也。日月爲之體。四時爲之用。四時者。日月之所爲。合之皆天地之道也。聖人久於其道。如日月之得天而久照。化天下而成之。如四時之變化而久成。此恒道之大者也。推而廣之。則凡在天地之間者。其情皆可見。○蔡氏清曰。張子云。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天也。此與程傳合。二先生當時講易。此等共商量過。但據本文而看。其意自然明白。如二子之說。未能釋然也。蔡說是。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遇遯之時也。不可必得。通亨然而其所以亨者。何子曰。君子當此時。則見幾而作。從容身遯。不爲遇毒。此所以得其道亨也。然雖而陰長陽消之時。而九五以中正當尊位。儼然而統衆陽。以應下而御世也。是時小人順承而不嫌已。其情猶相得。雖然遯之時。則天也。君子終不可不遯。故曰與時行。謂不失所行之遲速。孫氏質卿曰。引而遯之。可名曰退辭。而違之。可名曰去。惟遯則无頭腦。无圭角。驀然而起。出于事機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幾先。有對面相遯。而无痕跡之可尋者。是真遯也。○愚按。應字。謂應時宜而用。

經權臨下諸家專指六二者未矣。

小利貞浸而長也。長上聲

是時陰未盛陽未衰未可遽避故如小事可以有為焉故曰小利貞其義與屯小貞吉同於是聖人恐遲遲而不避終中其毒故提醒之曰浸而長也戒至噬臍也自古女子小人之易進如春野艸忠良君子之難進如攀屹嶠蓋不得進猶可也有忠嫉之有功沮之為一身之私不顧億兆之煩此速避之候已矣。○按舊說小利貞之小指二陰而言以為戒小人不利害君子之義也恐非是夫聖人明曰浸長以警君子不可久於斯也蓋彼之勢漸進而至剝

如何能得使之抑以歸于正耶避而亨者一卦通義也但其義與經少異。

避之時義大矣哉。

君子於避之時也去留遲速之際經權臨幾之行當其時合其義是所以亨者豈易處乎非大德則不能也故贊之曰大矣哉。○案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蓋在外者之不入當然仕而在內者早見刑政紀綱各則可避及至危則无可去之義又雖既見絛之幾而有固守其義而不避若至危則授命必可死國者所謂社稷臣是也。擬之遯六爻則如六二用黃牛之革興衰發亂扶持蒼生守死善

道之臣也。豈徒遜而亨而已乎。他如諸父。則不枉其志。不辱其身。當與時偕行者也。此可見易之於治亂常變也。於天人日用也不可須臾離之至教大經也矣。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康熙帝曰。大者謂陽也。大者壯。謂四陽盛長也。此句正釋名卦之義。剛以動故壯一句。非正釋卦名。乃推明卦之善以起辭義耳。凡曰故者。皆同義順以說。故聚明以動故豐是也。項氏安世曰。剛則不爲物欲所撓。故其動也壯。使以血氣而動。安得壯乎。錢氏塞菴曰。剛者壯之德也。動者壯之時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卦體卦德皆是大壯。所以大壯者。其本正也。利貞者。即言正也。於卦占辭也。字同義異。張氏玩辭曰。既值此壯盛。更无巧法。惟利貞爲第一義。卦詞戒其利貞。彖傳言其本正。乾隆帝曰。利貞則大者之壯。即大者之正也。合於事理之當。而非出於強猛。故既有其大。又有其正。夫天地之情。一正大而已。使陽居大夏。以顯其功。使陰居大冬。而不用。此天地之情也。人能以天地之情爲情。則剛合天德。動合天行。其爲壯也。可以配道義。塞天地矣。蔡氏清曰。天无私覆。而无所不覆。地无私載。而无所不載。天地之正大也。其氣一。

舒而萬物皆生。天地无容私於其間也。氣一翕萬物皆成。天地无容私於其間也。以至雨露之沾濡。風霆之流行。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皆无所容私於其間也。天地之情可見也。又正大之大字。與上文二大字不同。故不言大正而言正大。正大純以理言。○先儒曰。傳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咸恒萃也。壯止言天地不言萬物。萬物不能及天地之正大也。又復言見天地之心。大壯言見天地之情。情則心之發也。復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心蘊於中。大壯雷在天上。生物之心已見於外。然心難見。故曰其見乎情。易見。故曰可見矣。○愚謂正善之人謂之大人。不善之人謂之小人。能勉於

正則大在其中矣。人事之正大可見也。○胡氏炳文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以動。即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以直養而无害。愚按此說好。余亦註坤文言傳。晉進也。

俞氏琰曰。晉以日之進言。與升漸木之進不同。日出地上。其明進而盛。升漸雖亦有進義。而无明盛之象。丘氏富國曰。雜卦傳曰。晉晝也。蓋晉之義不特以進為進。而必以明為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三息暫切

乾隆帝曰晉之義以明進而盛也卦象離日出坤地之上愈進愈明也卦德順而麗乎大明合萬國之順以麗一人之明明以順麗而益進乎大也卦體離柔進而居上上有柔中之明主下有坤順康侯明良道合相得益章是以康侯既錫蕃庶之馬於上而天子亦不靳晝日之接於下也俞氏曰以卦變言明夷日之入轉晉為日之出明夷六二上行居晉之尊位也是以二字乃總一卦象辭之義與咸之彖傳同康熙帝曰離之德為麗為明是明與麗皆離也順而麗乎大明蓋以順德為本而為大明所附麗則明者離而麗者亦離矣若曰以順而附麗於大明則麗字乃為坤所借用其

義不亦贅乎火之為物不能孤行也必有所附猶人心之明不可孤行也必有所附離曰畜牝牛者明附於順也睽旅之彖亦然皆以說止為主而明附之也此文義之誤不可不正或曰易道貴剛而六五在離體者凡八聖人无不以柔之得位為美以其明也○愚謂凡人平常心清明行順信則何往而人其舍諸值晉卦者須省其身

明入地中明夷

日入地中其體所蔽掩而光明隱沒故曰明夷象法見經註此以卦象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難去聲下同以卦德釋卦義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以六五一

文之義釋卦辭

以卦德言則內文明外柔順人具此德則宜无蒙災難然古之人有之如文王箕子是也蓋暗君暴主倨傲尊位而恣縱政事惡忠良不容諫為舉天下見傷之世則賢聖逆曳方正倒植考之古則商紂之時然耳故文王抱聖德蒙大難箕子以至親受內難想像此時以庸德不可必免然文王處大厄用此德而紂无所施其虐也箕子遭暴難用此德而得免傷害也箕子在同室其困厄切近

殆不可免矣然能自守真正韜晦其明不降其志皆以之以得脫也蓋是象所謂利難貞者處困厄而全其身之良藥也此夫子因明夷之象舉二聖之事以教後學亦用易切如此則不待他求而事通也易之所以為妙也或曰文王得全卦之義箕子得六五一爻之義文王之難關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二聖所處不同其善用明夷則一而已明即貞晦即艱也○張氏次仲曰玩象傳辭義利艱貞二句宜在明入地中二句下一釋卦名一釋卦辭而下引文王箕子以發明難貞之義方為文從理順愚謂紂囚文王於羑里文王內懋緝熙之敬外敦服事之忠此用內離

文明外坤柔順之卦德紂殺比干箕子既知其不可諫故佯狂受辱而固守其正志內明而外晦此用日入地中之象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乾隆帝曰彖辭以巽離二體言故言女貞彖傳以二五兩爻言故兼言男女女之正由於男之正也二柔得正而居內卦是女柔順德貞靜自守不預外政而正位乎內也五剛得正而居外卦是男秉健德以義制事不牽內私而正位乎外也男天道女地道各得其正所謂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者也故曰天地之大義五天位

二地位亦天地象也蓋先言女正者順卦辭而釋之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王氏申子曰父道固主乎嚴母道尤不可以不嚴猶國有尊嚴之君長也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剛嚴為尚乾隆帝曰家人之尊嚴者惟父有君道焉母配父有小君之道焉其尊同故皆稱嚴君父母尊嚴以主乎上若子若婦若兄弟肅然如臣民之承事於下則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正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定故曰正家而天下定朱子曰上父初

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趙氏汝楙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俱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正天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正女以男正男以身正身以言行俞氏琰曰彖辭舉其端彖傳極其全故兼言男女之正而又以父子兄弟夫婦推廣而備言之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大學身修云云天下平皆出於此○康熙帝曰六十四卦六爻剛柔皆得位者惟既濟

而已此外則中四爻得位者三卦家人蹇漸也然家人名義獨取於風火之卦者一則風自火出爲風化有原之象二則蹇漸之中爻雖得位而初上不皆陽爻凡易取類上爻有父之象故蠱卦下五爻皆曰父母至上爻則變其文也初爻有子之象故蠱曰有子觀曰童觀隨漸曰小子中孚曰其子皆指初爻也二爲女正位乎內母道也五爲男正位乎外父道也然必初上皆陽然後父子之象備又必三陽四陰各得其位然後兄弟夫婦粲然於一卦之中矣彖傳先舉二五始明其爲男女之正繼明其爲父母之嚴以兩爻爲卦主也然後悉推家人以切卦位旣以盡正家之義又以見

家人之象推配於爻畫者獨此卦爲合也本義精且當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上時掌反

下退嫁反

以卦象言離火動則炎上兌澤渚水動則潤下又離兌中少二女同女體而同處一室及長則各必有家及其有行則其所志願自不同此所以名睽也或曰火澤因動而上下勢睽靜則未始上下二女因行而其志不同居則未始不同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雖然世豈能有靜而无動有居而无行哉然則亦不可无合睽之道矣○愚謂凡人問筮而值睽者其事考法象爻之象占而可處

之无他求而足矣傳則開示平素日用用睽之道也蓋人知睽之爲乖而不知睽之日用有可用之理在焉故夫子擴充卦象卦德卦變教喻和異情合乖心之術又有睽中之同自然妙用也夫睽者本是生於疑心而及不相好也猜疑之念一起而不息則稍相忌浸相惡漸漸蔽蔽而遂至仇敵理勢自如此既已註經矣然睽卦非始言及叛亂大逆也曉會其時用之大則事事可活通哉○康熙帝曰二女同居之卦多矣獨於睽革言之者以其皆非長女也凡家有長嫡則有所統率而分定其不同行不相得而至於乖異變易者无長嫡而分不定之故爾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說音悅上上聲

睽之時何得小事吉乎。曰。以卦德言。以兌說而附麗乎離明。內說而外麗乎明。合睽去疑之善術也。以卦變卦體言。睽乃家人之卦。綜是家人之六二。柔進上行。睽之居尊位。是得明之柔中。以應說之剛中。明與說上與下相合也。始不遇。則以爲睽也。後應和。則以爲合也。此其所以得小事吉也。蓋經於上九。既見此意。○康熙帝曰。此彖言卦之善。與鼎畧同。鼎曰元亨。而此卦但曰小事吉者。當睽之時故也。凡釋卦名。畢則文義畧斷。而特舉卦辭釋之。其與此

卦之義相似者。則革卦釋名辭之例。尤爲顯著也。今釋卦名而文意不斷。直連釋辭之義。而總結之。蓋明乎當睽之時。有此數善。是以小事吉。亦惟因睽之時。故有此數善。而惟小事吉也。凡彖傳名辭之義。不分者。皆此類。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趙氏汝楫曰。天地不睽。則清濁淆瀆。男女不睽。則外內无別。萬物不睽。則生化雜糅。睽者。其體合者。其用。蔡氏清曰。天地上下異位。天施地生成化育之功。則其事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異形。

交感和合生生化化則其志通萬物不齊此感彼應則其事類天下无有獨而无對者其一本萬殊故也此可以觀太極之全體矣妙哉又曰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此皆以其交相爲用者言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愚謂近試之於一身耳目口鼻手足腹背其形異而其用各相濟以此理活用于物于事則天下之事皆可通卦之蘊理之精如此可見睽之時用所以大矣也他卦亦如此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難知並去聲蹇所以有艱難之義者內艮外坎是險在前不可進也不得進往則其所志不得達故難也然若冒而往乃必陷溺于險中今見險

而能止安安平平之良知也良策也故贊之曰知矣哉此以艮之能止爲第一義人能知反身則亦知出險之方也卜人情欲常熾而不知災眚之及其身豈可言知乎或曰知者艮之光也以卦德釋卦名義○王氏申子曰冒險而進豈知者之事故諸爻皆喜來而惡往唯二與五不言來往蓋君臣濟蹇者也其可見險而遽止乎其止者處蹇之事也其不止者濟蹇之事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彖所謂利西南者以解二往蹇五而得中故也易例自內之外

為往自外來內為來蓋九五剛健中正以拯天下之蹇是有為之才德者不可終于止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往也不往則何成功乎不利東北者戒未待時之至而行則其道窮而益取窮困之辭利見大人者言諸爻利見九五之大人往有功即言九五之有功也當尊位貞吉是以能正邦家也邦家既正人民已安拯濟天下之險難者也此見其時之可而行其用之宜所以為大也此都述九五剛健中正德足功成蓋國家治亂只是關君之一心君明則左右皆賢君暗則左右皆奸聖人於蹇卦特述君德是堯舜憂民之憂之意也又贊時用大者三坎睽蹇是也皆非順境人情不

樂唯患免憂患之時也於此時非有仁政則民无所措手足救之道在民之父母矣哉於戲大聖人愛民之精意深深切切至矣哉蓋諸註家其說朦朧不快通今不取或曰卦名以止為義能止則不入於險卦傳以往為義往則可以出險○康熙帝曰彖傳於蹇解言得中者但取其進退之合宜不躁動以犯難為利西南之義耳諸家必以坤坎艮之象求之猶乎漢儒鑿智之餘也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蹇坎險在前不可躁進故止而待時居險內也解出險而動在險外是難已散故為解以卦德釋卦名義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蹇之利西南謂由平易而行乃利也冒險而行其道窮也解之利西南難既解險已去是平易也往于平易之地故利而得衆人之助也九二本自此往蹇九五今復來復亦得中故不失其吉張氏次仲曰九四即蹇九三向艮止不動今則進而在四有攸往指四震爲雷鋤奸去暴如疾雷破山不及掩耳方可奏功故曰夙吉又曰解之西南即蹇之西南也在蹇爲展布之方在解爲休息之地來復往夙聖人設此兩端以發明利西南之義王氏安石曰有難

則往所以濟難難已則來而復所以保常濟難以權保常以中此所以吉康熙帝曰之東北爲進前之西南爲退後然則來復卽利西南之義也而以得衆得中重釋之者得衆釋利字之義言能脩內固本則得人心之歸也乃字卽承此意言之謂惟其利西南故必來復乃得中道也得衆得中亦但論義理似不必牽合卦象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康熙解義曰天地閉塞之時二氣鬱結不散今倏然而解矣解則氣機鼓暢雷雨交作以動以潤凡百果草木枯者萌甲而甲者開

圻矣。愚謂凡物非閉塞而蹇澁爾。雖天地否閉則不舒。時至則其氣震觀冰釋水流可見焉。況於人哉。解之時豈不大矣哉。是極言時之大。學者須知時之大。獨非解之時也。○徐氏幾曰。禍亂已散。則復反於安靜之域。不事煩擾。以靜而吉也。丘氏富國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時掌反

卦名損之義。其說有三。詳見經註。乾隆帝曰。損以三上為成卦之主。剛上為益上。柔下為損下。故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益命名。

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所謂明王之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是也。康熙帝曰。蓋說者但主取民財一事耳。豈知如人臣之致身事主。百姓之服役奉公。皆損下益上之事也。必如此然後上下交而志同。豈非其道上行乎。上行與地道卑而上行之義同。下能益上。則道上行矣。上能益下。則道大光矣。如此則道字方有意味。而於兩卦諸爻之義亦合。○張氏次仲曰。損之釋彖曰。損下益上。不言損民。諱之也。益之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快之也。然此特設卦觀象之一義耳。非全卦本旨。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

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卦雖名損豈事事皆以減為道乎故謂損而有孚則有元吉以下四者四者損而有孚之效也蓋損之方易之用譬祭祀陳饋以二簋為薄以薄雖享其時當減而損則鬼神享之此獨享祀乎哉凡天下之事其理皆如此夫子恐人誤認祭享必以薄為常可故以應有時釋之又恐人以剛可常損故以有時釋之但是貴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而已徐氏幾曰卦辭曰損有孚彖傳曰損而有孚加

以而字義曉然矣胡氏炳文曰時之一字凡三言之其當損之時

而損則可論天下之事皆有時也○康熙帝曰程傳之義施於貴卦則可此卦所謂損者乃謂時當節損如家則稱貧富之有無國則視凶豐為豐儉之類耳故曰損而有孚言時雖不得已而損而以有孚行之如祭祀雖不能備品而以至誠將之也二簋喻節損之義然下云損剛益柔者非以損剛喻二簋也剛為本喻孚誠柔為末喻儀物以孚誠之有餘補儀物之不足則雖二簋而不嫌於簡矣此損剛益柔之義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益之道自然之象經註已備之今於傳則專主世道而釋乾隆

帝曰人君損四海之奉以益天下之不足所益在下而民說无疆則益又在上損萬衆之嚴以下天下之賢者所益在下而其道大光則益又在上卦所以名益也互坤為民无疆六坤象五陽為大艮有光明象○按聖賢在位則朝无聚斂之臣仁澤及于絕域暗愚踐位則聚斂之臣競起剥民奉君爭民施棄四海困窮何大光之有又按財散民聚財聚民散損益二卦政事之源治亂之揖舊說損下則下與上俱損益下則下與上俱益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貢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自上益下无所往而不足故利往矣二五皆中正是明君與賢相應固社稷之有福慶而天下受其餘慶矣雖艱難可濟故利涉矣木道者震巽也以卦象釋利涉大川之義○程傳以木字為誤朱子曰看來只是木字渙之乘木有功中字之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宜從朱說或曰木道乃行乃字可玩見惟大川乃見木之作用置諸溝澮則膠矣孔氏穎達曰木體輕浮涉而不溺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為道也不但益下人事造化皆有益蓋巽者沈潛深入之謂

震者奮迅進行之謂是能日進於无疆德業成功之益也乾施一陽于坤而為震坤一陰上應乎乾而為巽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其廣大无方天道之益也先儒曰學到工夫足處進自然无疆物到氣候足處益自然无方所謂與時偕行也天地之益萬物聖人之益萬民一而已矣天施以氣言地生以形言康熙帝曰動巽取卦德施生取卦象風者天施也故姤有施命之象雷者地生也故解有甲拆之象損之與時偕行者時當損而損也益之與時偕行者時當益而益也人事也造化也非氣候之至則不能強為益也愚謂時為字从日从之即變易也凡易運用之妙處是時也時也者

易也易也者時也○愚案聖人於損益二卦論君道之要特於尊位切說仁心仁政之驗可見聖人愛斯民之深无涯極矣然則剝民而富君君取而不飽豈在其為民父母之道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胡氏一挂曰有若對哀公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深有得於損益二卦下之旨也趙氏汝楫曰益下聖人之本意唐帝所謂吾瘠天下肥亦此意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悅說音

決字義見經註夬以陽決陰得名猶如剝之以剝陽為名全體五陽壯盛而孤陰衰微以其勢言則雖不決去猶似可然聖人不以

其微而忽之。蓋小人固妨賢病國。非決送而絕之。則復窺閒而起。所以不容於不決去之也。健則能決。說則能和。是以德而化。不以力而送。以不覺去。而自去。猶蟬脫髮。是夫之至德妙道者也。或曰。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和。非柔和之和。乃事合機宜。動中肯綮之謂。乾隆帝曰。剝柔變剛。自內潰之。夫剛決柔。因勢決之。小人於君子。常如剝果。而使之隕落。君子於小人。第如決澤。而使之行流。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卦德內健外說。健則不怯懦。以容其惡。說則不猛烈。以激其變。是以有壅則決。而无決不和。康熙帝曰。凡釋卦名之後。復有贊語者。皆以起釋辭之端。此健而說。決

而和。起揚于王庭以下之意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張氏玩辭曰。揚者。小人飛揚跋扈之意。以一柔而乘五剛。又在君之左右。揚于王庭之象。卦中三號字。皆指上六。兌為口舌。小人辨口佞舌。號之象。字謂五也。五陽剛中。實有字之象。五與上近。能盡惑君心。五字于上。必有危厲。聖人即于危處。看出一種精爽。曰其危乃光。人君若與小人相孚。心事何等曖昧。今因其號而抱臨履之意。此等心事。全為社稷蒼生起見。何等光明。觀五象之未光。則

此之字號斷指五可知愚謂字謂五也號者上柔也五若應和之則有危知其危厲而不為之所蔽則陽明之德乃光矣告自邑者謂上柔復諛惑君心也告自邑象邑取父象蓋欲逆之用威嚴過刻乃決而不和是以不利即戒但已持正而不動聲色乃小人之道自窮矣乾隆帝曰一陰所加尚於五陽者至是乃窮窘也是也蓋以其地言則在高以其氣言則方退之候也是利有攸往而剛長乃終也謂始復而終乾也胡氏炳文曰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必至於純陽為乾方為剛長

乃終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

夫上柔決盡純乾君子用事之時一陰生於下剛无心於柔柔來而會剛是不期而遇故曰姤不曰剛遇柔而曰柔遇剛蓋非所願駭之之詞康熙帝曰柔遇剛者以柔為主也如臣之專制如牝之司晨得不謂壯乎故不復釋女壯而直釋勿用取女之義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長平聲又上聲

所謂勿用取女者陰長陽衰之漸機於此而見矣非婚姻正禮其家惡得長久乎蘇氏軾曰姤者所遇而合无適應之謂也故其女

不可與長此專釋卦辭乾隆帝曰取女者室家長久之道一陰而敵五陽則女德不貞不可與長久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姤本非陰陽正對於人事為不貞之女然易義妙旨深理固无窮矣蓋乾坤姤復本是陰陽之消息造化之幾根貫通无朕者也於此聖人發揮天運常理之一條以別成陰陽雅會之善處夫天地不遇則生物之機息矣萬物由何化生蓋以坤之初六變乾之初九有天地相遇之象是建午之月而萬物茂長之時品物形形色色咸无不章著者矣姤之時也夏屬南方離百凡粲然可見所謂

相見乎離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此據九五又別述一義也觀之世道人事則九五以剛居尊遇中正諸陽爻因遇是君而大行蔡氏清曰剛遇是德中正是位以是德而遇是位則其道大行於天下矣不必剛德大行乾隆帝曰君臣遇明良會而庶事康其道可大行於天下是姤之義也天地不遇不成變化君臣不遇不成治功男女不遇不成生育遇則盛盛則衰至所貴當其時謹以防之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司馬氏光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

求遇不遇而已矣。姤之時義不其大矣哉。康熙帝曰：必如天地之相遇而後品物咸章也。必如此卦以羣剛遇中正之君，然後天下大行也。苟天地之相遇而有陰邪干於其間，君臣之相遇而有宵類介乎其側，則在天地為伏陰在國家為隱慝，而有女壯之象矣。
附記或曰：夫夫者天下有道則賢臣決逆隱慝，佞姦從容而不怠，情不酷其利有攸往，而剛能長矣。天下无道則貪臣汚吏以姦巧過刻左貶直臣，以威虐乖理制伏小民，所謂潰決是也。夫姤者天下有道則剛德之臣遇中正之君，乃致大行於天下也。天下无道則婦女遇闇劣之君，貪臣汚吏為之阿諛磨折，以財發身，靡然為

風習，悠然恃承平不知一陰已生于下，而不可以長為无憂之世也。世之所謂安者，必危之伏也。世之所謂治者，必亂之幾也。蓋有位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位，自古貴人皆長育婦女之手，其成養之道唯是以尊敬恐懼為事，以无違其意為要。然老於一宮一室之中，自匪其天質俊傑皆是白髮之兒而已，是故不通人情，真偽不知，國風美惡沉於民間，陰曲機術紛紜之事乎。因之姦賊能巧塞其耳，蔽其目而自驕揚。雖太宗英主入李義府彀中，又李林甫巧迎合上意以固其權，褒貶出其思以張其勢，天下惴伏側足以成天下之亂，而玄宗不之悟，且又揚國忠獻嘉禾之姦黠。

亦信以為然。況於闇劣主乎。烏呼。如太公遇文王。則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賢臣遇庸君。斯可矣。然後細民弗泣於市。賢能弗斃於野。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舊解曰。萃之所以為聚者。卦德下坤順上兌說。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則下亦說而順從其上。卦體五剛處中正之尊。上下順而歸之。故聚也不悅。則不順。不應。則不聚。康熙帝曰。順以說。剛中而應。亦非正釋卦名。乃就卦德而推原。所以聚者。以起釋辭之端也。蓋順以說。是以順道感格。起假廟用牲之意。剛中而應。是有德

者居位而上下應之。起見大人有攸往之意。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

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郭氏京曰。亨下脫利貞二字。蔡氏清曰。聖人釋經。文從省而意不畧。雖不

復言利貞而自了然。

王者萃聚人心之道。由自致孝享之誠也。夫王假有廟。盡志以致孝。盡物以致享。極其誠敬。以萃祖考之精神。極致其誠敬。乃散神既聚。況活生人之心乎。所謂以孝道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民心聚歸之之效也。萃天下之人心。必大德之人之事。其聚之道。必以正是大德之人之行。故見之者得其正。而亨故曰。利益豐聚。

之時物聚用贍故用大牲備盛禮是稱時之宜節所以吉利也此
天理之當然故云順天命也上萃祖宗精神下聚四海歡心君善
報本民德歸厚教天下以孝皆所以順乎天命也舊解云君大人
皆指五五為天互巽為命坤順在下為順天命也○案禮物之豐
殺以協稱時宜為禮如損二簋大有篚彭是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其字指人與物也天地萬物皆无不聚者然其情无形迹之可見
故觀人之所萃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焉梁氏寅曰天地之發育
氣之萃也萬物之化生形之萃也其所萃如是乃其情理之可見

者也康熙帝曰順天命雖繫於用大牲利有攸往之下然連假廟
見大人之意皆在其中矣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乃天地人物之所以聯屬而不散者
實天之命也咸恆皆推言造化人事而後終之以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此卦則天人之義已備故言順天命而遂極贊之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
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乾隆帝述義曰坤居上體地道上行而巽之一陰為主於內則自
下升上正惟其時故曰柔以時升巽東南之卦春夏之交亦地氣

上升之時也。下巽而上順，可升之德也。二剛中而五應之，可升之會也。德與會值，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得剛柔相濟之理，有明良相遇之慶。故勿恤南征，吉則升之志，无不行而文治武功皆可進而日上矣。愈氏琰曰：升乃萃之倒體，時為萃則地氣聚而在下，時為升則地氣升而在上。也。九二以剛德居中，與六五柔中之君相應，所以其大亨當此時見大人，則不唯无憂且有慶矣。南方乃陽明之地，升而至於此，則自下而上，自隱而顯，其志行矣。康熙帝曰：柔以時升之義，或主四言，或主五言，或主上體之坤而言。然卦之有六四、六五及坤居上體者多矣，皆得名為升乎？則其說似皆未確。

蓋時升者，固以坤居上體而四五得位言也。然惟巽為下體，故其升也有根。蓋巽乃陰生之始也。陰自下生，以極於上，如木之自根而滋生，以至於枝葉繁盛，此謂升之義矣。此卦與无妄反對，无妄者陽為主於內也，而其究為健升者，陰為主於內也，而其究為順无妄之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明剛德自內以達於外也。升象曰：柔以時升，明陰道自下以達於上也。然則柔以時升云者，尤當以初六之義為重。故无妄六爻獨初九曰吉，此卦六爻亦惟初六曰大吉，則二卦之所重者可知矣。其下云巽而順，剛中而應，亦與无妄動而健，剛中而應之辭相似，皆連釋名之義，以釋元亨也。

愚按升卦其象木之以升於地中得名蓋草木之生應其時而發起坤巽俱陰卦陰降陽升者其常也然有時陰升陽降是交感而成物之時也故曰柔以時升內巽无所拂外順无所拒二五相應相和是于物于人所以大亨志行也又按及對倒體其義相貫並存不相悖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陽為陰所揜者君子為小人所制窮而不能自振之義故名困然何以得亨哉蓋君子无入不自得故處險而說不失其所所謂時

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是也龍氏仁夫曰不失其所為句亨字為句所如其所之所蘇氏濬曰不失字最有味胸中原有自得之妙不因困而失非因困而得也康熙帝曰此卦所以為剛揜者本義備矣蓋諸卦之二五剛中皆為陰揜者惟困與節然以二體言之則節坎陽居上兌陰居下此困所以獨為剛揜也此義與卦象亦相貫水在澤上非澤之所能揜也水在澤中則為所揜矣險以說者非處險而說也險有致說之理以字與而字義不同也惟險有致說之理故困有所為亨者然以小人處之則困而困耳不知其所為亨故不能因困而得亨因困而得其所亨者非

君子其孰能之下剛中之大人即不失所享之君子也指二五言尚口乃窮者處困之極務說於人指上六言愚謂貞者大人之常態而又居剛中其所以吉也其唯君子乎者歎美之辭明小人之不可當也小人當困時則欲強求通而尚口不知徒尚口舌乃足以取窮也○案為困之道也弗一蓋有由貧乏者有由驕奢者有身困而心安者有心困而身安者唯无賢不肖困且窮者如始皇苛政之世爾困而學者而獨知有說之理哉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上上聲

巽在坎下入乎水之象坎在巽上上水之象引水上出井之象也

巽取卦德之入非取象于木也象法見彖辭下夫水火之於日用之養同是雖无窮而火者持金石則可懷焉水者必不繇地脉則不得故古者立邑必先相水泉之所在而建邑建而民藉共一井而均受其養是故聖人特言及物之用其功无窮也又按水火之養不言之於坎離而言于井鼎者專主其功用而言然井言養民鼎言養賢○馬氏理曰凡水皆水也溪澗沼沚其于世也可灌可溉矣然有盈涸江淮河海其于世也不盈不涸矣然有利害獨是井也束其水之勢若制于有涯之中畜其水之源乃留為可繼之澤靜焉深焉无波濤險阻之虞斟焉酌焉无德怨施受之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改邑不改井觀之於今日邑改其地可以移其民其井必不可轉遷焉觀之於象中亦然困倒爲井下坎今位乎上上下卦交易其處是改邑之象井以剛中爲泉二五之泉源如故不改井之象乾隆帝曰性之德其體不易其用不匱者也或曰其所以不改者天德之剛渾然在中此皆釣精義開聖意汔至者欲汲水未繙者未成井養之功也是非井之无功人之不成功也故不言无功而言未有功蓋勉之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相似蓋未繙者勉而可

成至於羸其瓶則非但不得其水既絕濟用之具豈得免凶乎康熙帝曰井惟有常故其體則无喪无得其用則往來井井王道惟有常故其體則久而无弊其用則廣而及物故言改邑不改井足以包下二者○郭氏京朱氏震皆以爲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兩句朱子曰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案井困之二五相易俱剛中之泉不變是往來井井之象與不改井意同○先賢云井之爲用无人不待以養亦无一日不爲人養是養而不窮也抱願而往盈量而歸是往來井井又曰其在學問則可富可貴可貧可賤外境可改而内性不改改邑不改井也二帝三王之

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心本於易該盡三才之道者惟是易而已矣
孔氏穎達曰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以喻人之修德不成有初
无終必致凶咎也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乾隆帝曰革上澤下火坎離水火相濟陰陽之正交也兌離皆水
火不相濟非水滅火即火涸水故相息相息則水火之性革矣睽
革皆二女同居中上少下序則不紊但志不同行而為睽必上中
下序則已不紊志不相得而為革卦所以名革也愚案革與睽又革
與既濟又睽與未濟其象皆相似而聖人取象示義卦卦各各述

自然之別蓋既未與睽革不同者既未正是水火之交也睽革之
兌或為水或為金為水則自兌尅離為金則自離所尅是一為睽
一為革所以相似不同而與既濟未濟尤異先儒无此說不可不
知李氏舜臣曰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
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胡氏炳文曰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
者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而
火炎上故息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一吸一噓而謂之一息
亦有止而復生之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

悔乃亡

說音悅
當去聲

舊解曰。凡事變革之初。人不必信。革終日而後見其能。而孚夫何。以得人之信。卦德內文明。故能察事理而不失誤。外和說。故能順人心而无拂于衆情。故能致大亨。致大亨者。以貞正也。如此則所革者。上當天心。下愜民心。皆得其至當。故悔乃亡也。程子曰。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胡氏炳文曰。彖未有言悔亡者。唯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

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者也。蓋致其孚者。在已日之前。驗其孚者。在已日之後。康熙帝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兩以字。上句重在文明。蓋至明則事理周盡。故以此而順人心。有所更改。則无不宜也。下句重在正。蓋其大亨也。以正行之。則无不順也。凡彖傳用以字者。文體正倒皆可互用。如順以動。及動而以順行。其義一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應氏撝謙曰。天地之革。因乎時。時不可見。因乎人心。盛夏之時。人心憚暑。則陽漸衰而寒。隆冬之時。人心喜溫。則陽漸盛而燠。武王

伐商所謂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時哉不可失此之謂也
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至愚而神衆之所欲天
心遂改故順天者必應人王安石欲變法乃言天變不足畏人言
不足恤此其所以敗也噬臍何及述義曰天地陰陽相代四時成
序以孚革也湯武除暴安民順天應人亦以孚革也天地聖人因
時而革時未至不能先時既至不敢後故曰革之時大矣哉錢氏
塞菴曰革春而夏革秋而冬方成歲功然離兌之交春夏為陽盡
於離秋冬為陰始於兌是一歲中間大變易處凡繼世更代皆為
革惟湯武革命以仁易暴以臣放君以征誅變揖讓非常之原黎

民懼焉必信後乃革革後愈信至天順人應而後與四時合其序
故曰革之時大矣哉高攀龍曰天地之四時差一日不得湯武之
革命早一日不得王汝吉曰天下之革莫大於時變故主革者必
如四時之不爽使人灼見而不疑又如寒暑之密移使人相忘而
不駭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
以養聖賢

亨音烹飪任上聲

鼎之象法詳見經註蓋象法愚嘗立五象目而導之
曰象像者即如此卦具足其物象而不兼他象者是也今曰象也

即象像也。程子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或曰：下巽上離，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不曰以木入火，而曰以木巽火，火大緩則无力，太急則外乾中枯而失味。巽即文武火之謂也。享帝養賢，帝王盛事，而皆藉於鼎鼎之貴重。如此享飪之用，不過祭與賓而祭莫大於上帝，賓莫重於聖賢。朱子曰：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饗殮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康熙帝曰：釋名之後，繼以享帝養賢兩句，指明卦義之所主也。與井養而不窮也對觀之，便明益彼主養民，此主享帝養賢而享帝之實尤在於養賢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亨，上上聲。

鼎重貴寶器也，所以守之者必有道矣。其非有聰明之德，豈有享帝養賢之實乎？非卑巽下賢焉，得廣其視聽乎？視聽不廣而焉得謂聰明？所謂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其本自卑巽始。然後无所不視，无所不聞，故曰：巽而耳目聰明。六五為鼎之主，內而此心巽順，外而耳目聰明，離為目，五為鼎耳，故兼取耳象也。且巽順暗有耳順之意，是巽而耳目聰明之象也。以二體言，革下卦之離進而為鼎之上卦，柔進上行，文明以臨於天下，以文言革之六

一上行居尊得中而應乎二之剛中剛柔得其中治天下是以大善亨通矣○六五明中虛已而下賢推而及天下則天下和調不君矜貴奮威賢愚无別而亢又傲以享帝鬼只是虛文已矣

震亨

梁氏寅曰震之義為動為恐懼為有主動則能進而有為恐懼則能自修省有主則能保其大若此者皆亨之道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動也卦本乾之初畫入來坤之初而為震震來之象當震來而能恐懼自恐自慎乃是致福之道也後謂既震之後由其先能恐

懼得自處有法則也笑言啞啞承恐致福來由人心戒懼致非外至亦非倖得也李氏過曰有則謂君子所履出處語默皆有常則不以恐懼而變也汪氏曰知懼則有備无患而弗畏入畏也然君子之震懼非怵于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愚謂知畏天者而循法度不失常則聖人所謂致福之道如此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驚百里謂雷聲之及遠近丘氏富國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其中蔡氏清曰懼深於驚遠近之別也俞

氏琰曰。古人敬天之威。出於中心之誠。非偽也。故遠聞其聲而變動乎其外。近見其威而戰栗乎其中。古者主祭必以嫡子之長子。又曰。遠者謂外卦。邇者謂內卦。內外皆震。遠邇驚懼之象。仇氏曰。洊雷之震。遠邇驚懼。當此之時。乃能處之從容。不喪匕鬯。由其中心有主。是以遇變不移。豈不可以負荷天下之重器乎。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或曰。出為祭主之句。正釋不喪匕鬯之四字。出者。謂震之長子繼世而出。非出入也。張氏清子曰。出者。即說卦帝出乎震之謂。主者。即序卦主器莫若長子之謂。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矣。述義曰。艮門闕坎幽隱。宗廟象。

坤土震稼社稷象。玩辭曰。象言兢兢止戒懼而已。傳申之以致福。象言啞啞止安詳而已。傳申之以有則。象言不喪匕鬯止鎮定而已。傳申之以守宗廟社稷。皆詳象中未盡之意。○存疑曰。震亨此不釋卦名又一例也。參義曰。程朱皆云。邇也之下。脫不喪匕鬯一句。愚案此說本出於郭京王昭素然傳釋卦爻之辭多或舉上句而兼釋下句。竊疑此亦但舉震驚百里一句。而所謂驚遠懼邇者。乃兼不喪匕鬯而釋之也。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之義訓止也。蓋君子之行止各隨其時而已。乾隆帝曰：止非止而不行之爲止也。止乎時之所當止，固謂之止。行乎時之所當行，亦謂之止。動而不失時，行而止，靜而不失時，止而止，道於是乎光明。艮互震，止中之動，有時行象。艮陽著見於外，有光明象。楊氏簡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則行止皆當其時而自然光明矣。梁氏寅曰：艮止之止，與行止之止，小不同。艮止之止，乃止於義理也。行止之止，乃止而不行也。時止則止，靜而止於義理也。時行則行動而止於義理也。人之止於義理，唯其時也。朱子曰：定

則明。凡人煩擾則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愚謂不失其時，此句行止之爲標的。君子之所履，必不失其時，故合時義之中正。蓋動靜行止，惟是艮一字之發用，其合時當義，無閒然之處，謂之止也。徒止而不行，是死止已矣。如此者，豈得謂行亦止乎？康熙帝曰：時止則止，則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也。時行則行，則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晁氏說之曰：艮其止，當依彖辭作背。

孔氏穎達曰：易背爲止，以明背者无見之物，即是可止之所也。凡

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爻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之卦皆六爻不應何獨於此言之謂
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鄭
氏失名字曰卦不言艮其心而曰艮其背以見艮不在心也彖傳
不言艮其背而曰艮其止又見艮不在背也交互發明心學无方
之妙令人自得楊氏簡曰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教
之艮其背使面之所向一如其背面如背動如靜寂然无我不獲
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亦不見其人矣是止其所者无所也无
止也非有所而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无所无止无止

之止真止也朱子語類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
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下句止字
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艮其背是止於止
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愚按大氏
人離其私不得故內獲其身外見其人有獲與見之懷必不能无
方駕之念兩忘乃萬私皆空然後虛中之靈自艮其止如此則何
咎之有康熙帝曰此是以卦體爻位釋卦辭以卦體言陽上陰下
止其所也以爻位言陰陽无應不相與也艮其背內兼此二義故
其止所者為不獲其身不相與者為不見其人孔氏所謂卦既止

不交爻又峙而不應者。極爲得之。○項氏安世曰。晁氏以爲傳亦當爲艮其背。今案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說。蓋北古文背字。繆作止。愚案依彖辭作背字。看來正穩。然李鼎祚以上諸本皆作止。虞翻等亦无說。其定說不可知。俟後賢。○愚按心之虛靈。函萬理而无遺其靜也。寂寥无一默之塵矣。而一音入耳。乃動於陰一物過目。乃動於陽。匪見匪聞。有觸身乃動於血氣。血氣亦陰陽也。動而後初有淑慝。蓋一而无二。所謂靜亦定。動亦定。此學問之功驗也。夫舜之恭己而治者。止其所也。禹之三過其門而不入。亦止其所也。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漸之義。卦象取水之漸長。又卦德止於下。而巽於上。亦有不遽進之義。郭氏雍曰。傳言漸之進。如女之歸。則吉。所以明卦辭也。蓋世俗多失漸進之道。獨女歸有漸存焉耳。乾隆帝曰。漸有漸進之義。言漸之進。以別於他卦之進也。女歸以漸而進。故漸之進。必如女之歸。則吉也。康熙帝曰。漸之進也。以別於晉之進。升之進也。愚謂之字也。字。夫子之釋語也。如王肅本去也。字加利貞字。失傳之旨。蓋漸之進也。與女歸吉也。互相爲註。脚利貞之義自見。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梁氏寅曰。卦自一至五。陰陽各得正位。此所以進而有功也。進得位。以位言。進以正。以道言。位也者。成功之基也。道也者。正人之本也。康熙帝曰。梁氏之說。得之蓋進得位。以卦位言。進以正。以人事言。在卦為得位者。在人事即是得正也。正邦亦其有功之意。易卦中四爻得位者。既濟曰定也。愚按定當作當。傳寫誤耳。家人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蹇漸皆曰以正邦也。蓋董子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也。應氏撝謙曰。漸二自歸妹之五而來。故曰女歸。女以往之女家為歸也。漸五自歸妹之二而往。故曰進以正。又女歸以六二言正邦。以九五言。○或曰。人患不得位耳。不得位則雖

賢。无以施其功。今既進得位。進以正。斯上下莫不正。而可以正邦矣。

其位剛得中也。

梁氏寅曰。上言進得位。以自一至五四爻言之也。此又言其位剛得中。以九五言之也。九五以剛陽居中正。則正位正道皆得矣。蓋得位而不正。未必有功。正而不中。未必正邦。九五之有功而可以正邦。以其位之得中也。天下觀其盛德而化之。其所係尤重矣。俞氏曰。中四爻皆進以正。初上雖不得位。然初以陰居下。上以陽居上。亦无不出於正者也。易例每論諸爻。兼言五之德。此易道尊君

之大義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張氏次仲曰。此發明進以正之故。止則凝靜不擾。巽則相時而動。以此而進則得位。以此往則有功。所謂漸之進者如此。所謂貞之利者如此。得位謂人與位相當。非徒得其位而已。故往有功。俞氏曰。止而巽動不窮也。此合二體而言。漸進之義也。卦德艮止巽順。止有安靜之象。巽有和順之義。內安靜外和順。自无躁進之失。有不動動則不至於困窮也。吳氏曰。慎曰。止而巽終是進。但進以漸。故卦名為漸。若巽而止則終於止而事壞亂矣。故卦名為蠱。內外

先後之辨不可易也。愚謂凡天下之物。未有无階級而成通者。即是漸之道也。君子以漸何窮之有。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此言昏姻之常道。以釋卦之名義也。歸妹男女之義。无它。即天地之大義也。蓋天地之氣不交感則无以致萬物之生。而物類盡。男女之配不交感則无以垂萬世之嗣。而人類殄。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天人合一之道。歸妹所係之義。其大如此。萬物皆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自有父子之道。嗣嗣生生。此

所以人道之爲終爲始也。乾隆帝曰：震東方兌西方，天地生成之義，其在人則震長男兌少女，陰陽相從，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无由發生，男女不合，人道无由終始。歸妹者，女道之終，婦道之始也。康熙帝曰：將言歸妹之凶，而先言其本，天地之大義猶始。言柔遇剛之失，而又推本於天地相遇之正也。由此言之，陰陽原不可以相无，而惟當慎之始，以防其敝者，是易之道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前曰：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以婚姻之正者，言之婚姻不易之大經，本无凶，本无不利。然卦辭言征凶，无攸利者，其不正故也。康熙

帝曰：卦德說以動則與咸之止而說者異矣。卦象女先於男，是所欲歸者妹也。又以少女從長男，是所歸者乃妹也。所歸妹之一句，兼此二意，可見其失於禮又愆於義也。夫說以動則徇乎情，所歸妹則不能止乎禮義，此卦之所以凶乎。本義以卦德言之，實則兼卦德卦象在內。乾隆

帝曰：以說而動，在所歸之妹，乃女說男，非男下女，是卦德之不善也。自二至五皆不當位，以陰居陽性善，媚而成躁，以陽居陰情因動而易溺，是爻位之不善也。初二剛而三乘之，四剛而五上乘之，柔下制乎剛，而剛受制乎柔，是卦體之不善也。位不當則柔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失夫婦倡隨之理，所以動則皆凶而无攸利。

也坎離南北之交震兌東西之交有天地交之象震陽始兌陰終
有終始象陸氏希聲曰易以咸恆爲夫婦之道漸歸妹爲夫婦之
義漸四爻得正故女歸吉歸妹四爻失正故征凶吳氏曰慎曰卦
以少女從長男則非其配偶說以動則恣情縱慾中爻不正則陰
陽皆失其常三五柔乘剛則不順宜其凶也然四者又以說以動
爲重康熙帝曰中四爻皆失正位者除未濟外惟睽解及此卦而
家人睽漸歸妹皆言男女之道者也家人以得位而正故睽以失
位而乖漸以得位而吉故歸妹以失位而凶也他卦有柔乘剛而
義與歸妹不同者義與卦變○張氏困學記曰古者天子一娶九

女諸侯一娶三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所以別尊卑廣
繼嗣也此婚姻中一大事故聖人特設一卦以盡其義蓋此卦非
是匹敵明是以妹爲娣而嫁故謂之歸妹傳先以歸妹二字發許
大道理而後以本卦所由成者言之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者極盛之義故曰大也乾隆帝曰以離遇震離明旁燭於下震
雷奮作於上光明昭著威聲遠播故大也朱子曰明以動故豐以
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愚謂明以動則
所見不昏所行不妄明以知幾動以成務德業成矣故豐故亨康

熙帝曰明以動故豐亦非正釋名義乃推明其所以致豐之故以起釋辭之端與壯莖同以字與而字不同而字有兩意以字只是一意重在首字如以剛而動所以致壯可見處壯者之必貞也以順而說所以致聚可見處萃者之必順也以明而動所以致豐可見處豐者之必明也卦爻之義皆欲其明而防其昏故傳先發此義以示玩辭之要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王者當豐大之時有四海之豐盈故其所施於天下之事亦尚盛大光明也然盛極則必衰豈可不慎懼哉亦徒憂而无益故聖人

告之曰勿憂勿憂之術何所宜乎宜昭吾明德如日中之時昭臨下土如此則靡陰姦干其間矣康熙帝曰尚大謂王者至此所尚者大也志意廣大則不能謹小慮微而明有所不照即昏之徵而衰之兆也故言宜日中者謂能常明不昏則能常中不昃○愚按尚大者謂行於天下之事不為簏簏猶大有籠彭莖用大牲之意儻暗主乘時恃勢志滿極盛乃為獨夫如反掌與豈得无憂邪象宜日中只是不至過盛之謂主人事該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林氏希元曰。卦辭勿憂。宜日中。所以然處未之及。此方言之以補。卦辭之所未及。故朱子曰。發明卦辭外意。言辭外之意也。雖曰辭外之意。實有此意。但辭不及耳。程傳曰。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誠也。日中盛極。則當是昃。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朱子曰。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无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愚謂當其是。不得不是。當其食。不得不食。不常盈。不常中。造化自然之運數也。以人事言之。

則有持盈保中之道。此聖人制盈虛消息之妙用。所以通變化而行鬼神也。不可盡歸之天也。與泰之三同意。食謂明滿魄生。非日食月食之食。述義云。卦互兌。西。艮象。又兌毀。食象。卦本乾坤二四相易。乾中虛而坤下盈。天地盈虛之象。張氏次仲曰。離明有日之象。震東方。離下震上。日出東方。昧爽之際。明未普照。故宜日中。毛氏璞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長。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之可戒。蘇氏軾曰。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豐者至足之辭。足則餘。餘則溢。故聖人无豐。豐非聖人之事。愚謂聖人許大言語。

其實只是主保人事之豐說要之人能慎懼心常在未盈之時則可以保常中而不至悔憂也○朱子門人問云鬼神者造化之迹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迹矣而復言鬼神何耶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爲者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乾隆帝曰旅之所以爲小亨者卦體則六五以柔中處兩剛之間而能順乎剛德之人以爲己之助也卦德則以艮止而附麗乎離明旅而得其所止則自處者正又能附麗乎明則所依者又正內

不失己外不失人旅之最善者也蓋旅不宜過剛亦不宜過柔五以柔得中乎外而能順乎剛得旅之正內止而外之明麗之皆柔小之亨而貞吉不外乎此故曰小亨旅貞吉也愚謂柔得中乎外謂五在外卦得中二五皆柔中故言外以別于六二旅者外居也明其爲旅外字妙蓋男子生而不終於閨中出交于世通人情之道以羈旅爲切一經千里之道則雖不近人情者不必无少所化哉康熙帝曰處旅之道審幾度勢貴於明也待人接物亦貴於明也然明可以獨用故必以止靜爲本而明麗焉與晉睽之主於順說者同

旅之時義大矣哉

胡氏炳文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爲大錢氏一本曰或以旅興或以旅喪所關甚大俞氏琰曰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不可不知蓋其亨雖小其時義則大聖人小其亨而大其時義非大旅也大其處旅之道也○應氏撝謙曰久于旅者莫仲尼若也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而削迹于蒲喪于匡伐檀于宋困于陳蔡然則所以處旅者豈易言乎張氏次仲曰男子生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閉門端居妻孥相對非丈夫之事禹稷過門不入孔孟轍環不倦既有此事即有此道故六十四卦中特設此

以爲男兒之繩準俞氏琰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即止而麗乎明之謂也○愚謂凡人或爲仕爲求業而在羈旅者以旅爲常然如農工則不家食不得蓋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是何妄去父離母而不顧奉養爲邪旅之義不一

重巽以申命

徐氏新義郭氏舉正曰命下脫命乃行也一句誤入註

上下皆巽故曰重巽巽象爲風風通行无所不至命令之象重巽申命之象申命非是兩番降命令之謂朱子曰申只是丁寧反復之意即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膚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俞氏琰曰巽之取象在天爲風

在人君為命風者天之號令其人物也无不至命者人君之號令其入人也亦无不至康熙帝曰頒發號令以象天之風聲是已然須知巽者入也王者欲知民之休戚事之利弊則必清問於下而察之周告誡於上而行之切此其所以申命也蓋始則入民情之隱而散其不善者終乃入人心之深而動其善者○愚案夫命令者君心之發行也故聞其令則知君德蓋堯舜之令以仁政而為民故民悅從之桀紂之令以苛政而為已故民反不從雖如桀紂者未喪天民之心也彼君也我民也其所令非外不由之然內實不從矣此危亂之兆衰世之窮也蓋巽入也重巽深入也其深入

人心者君德之化仁政之驗也後世之君觀我生在擇於斯二者又案申字丁寧諄諄之意如大誥盤庚同意耳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丘氏富國曰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為重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不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二與五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剛謂二五也皆順謂初順二四順五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與四釋利見大人之

義項氏安世曰。以卦體言之。重巽以申命。是小亨也。以九五言之。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以初六六四言之。柔皆順乎剛。是利見大人也。彖辭與旅相類。皆總陳卦義而用。是以二字結之。愚謂九五位外巽之中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帶說九二九二亦巽中也。康熙帝曰。卦義是陰在內而陽入之。非陽在外而陰入之也。陰在內而陽入之者。將以制之也。制之者。將以齊之也。剛以中正之德為巽。則能入而制之矣。至於柔皆順剛。則豈有不受其制而至於不齊者乎。彖傳詞義甚明。張氏次仲曰。陽大陰小。兌離皆一陰而不言。小獨於巽言之。巽入也。伏也。重巽入之至。伏之至。

也。與離之居中。兌之處上不同。故曰小也。小必從大。陰必從陽。利有攸往。往從陽也。利見大人。見乎陽也。二利字。即亨字意。又曰。巽為進退。為不果。病在不能行。剛既巽乎中正矣。不行則中正亦无。用惟其剛。則志在必行。无因循委靡之意。此是巽對證之藥。故彖傳曰。志行象傳曰。志治。

兌說也。

說音悅下同

兌之義說也。張氏兩若曰。此釋名義類。咸咸為无心之感。兌為无言之說。以說解兌。兌本為說。特以其說不在言而稱兌耳。○兌體說用也。至於順天應人。忘勞忘死。則所主在用而不在體矣。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
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
哉先難並去聲

程子曰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
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王氏弼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
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先
解曰說之易涉於不正者病在柔外而說之所以能得其正者實
本剛中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利者說之情柔在外為利利者
萬物之所說也剛在內為貞貞則天下之理得矣六爻以剛為善

劉氏牧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為順剛中為
信故得順乎天而應人愚謂剛中陽德之正氣也柔外陰德之和
質也說以利貞即天地之德化也以此德而先民則民亦說隨而
忘其勞以此德而犯難則民亦說赴而忘其死是說之大如此民
勸謂民自勸非我強之使勸也蓋厭勞惡死人情之常也然至說
而忘之莫知誰之使然者則非先之率之者之德乎故治國者必
以人心說服為本國家將亡則政法日紊民心日怨惡忘勞忘死
說服而勸之有矣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蓋小慧不足以俾民
勸然況於俾斯民疾首蹙頞者邪故聖人贊說道之大孟子曰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傳之謂也胡氏一桂曰上六天位順乎天之象六三人位應乎人之象兌為毀折為附決故以勞與死言之○蒙引曰先民犯難皆聖人之不得已者如何却皆著箇說字曰此見聖人立言之有味也言說而得其正則雖以勞民以犯難民亦且忘其勞忘其死而況於其所安為者乎聖人立言之意或如此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上如宗又上聲

此卦由二四兩爻以釋渙亨之義別不釋卦名內坎以二剛為卦主外巽以四柔為卦主故也九二自節五來居坎中剛中之德其

力能渙散險難不至為陰柔所困窮六四自節三往得正位乎外不應初而上比九五俱是在巽體而同其正又四五剛柔同是順德无相違忤所以致通亨也何氏閩儒曰卦中初三皆以陰居陽二上皆以陽居陰唯六四得陰柔之正九五得陽剛之正所謂上同者以此康熙帝曰剛來而不窮者固其本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致其用也固本則保聚有其基致用則聯屬有其具○郝氏敬曰人身血氣不調則疾作憤懣不舒則垂生渙者所以調其適而舒其憤也人心不渙則有固我朝廷不渙則有朋黨天地不渙則有否隔王者不渙則有偏陂故消天地之亂莫如渙此謂渙為

分崩而聖人設卦以濟渙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郭氏京曰大川

下脫利貞字愚按非脫自在

王謂五五在艮畫是乃王在宗廟之中之象此由渙散云聚合聚其精神極其誠敬則祖考之散神斯感格矣鬼神不測之微猶无不格也而況於人乎蓋幽聚神靈明聚人心神道者幽而人事者明也人君得民之心則何事不成乎故曰利涉大川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乘木以涉川則有濟險之功也康熙帝曰王乃在中謂九五居中便含至誠感格之意乘木有功便含濟險有具之意張氏

次仲曰假廟涉川俱以象言鬱結固閉之時非精神至到則彼此隔礙何以得調暢通達在中言如在廟之中洞洞屬屬惟精惟一此恭己无爲之象乘木有功木者四也乘之者五也五用四以出險是乘木而有功也此用賢圖治之象胡氏炳文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釋智旭曰此能擴充兌卦剛中柔外之德而渙其悅于天下者也安得不亨又九五居上卦之中此王假有廟以悅祖考之象乘巽木而涉坎水此遠悅四夷決定有功之象而貞在其中矣愚按此據序卦傳說

而後散之之意宜備一解蓋渙本散聚開塞而通之之義也旁少帶解散失者可專以散失離散講解者誤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未聞失民心而不失國者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天理當然蓋朝有聚斂之臣則野多餓莩矣聚散之道關國家之存亡故聖人於萃與渙皆言有廟宗廟者國之本也○楊氏萬里曰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也德也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俞氏琰曰欠也宗

節即竹之如有節年之如有節凡物咸不失其適均而合于中道者是之曰節節之道自有亨義卓氏去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言

初二兩爻是剛三四兩爻是柔五爻是剛上爻是柔一雙一單均齊方正所謂剛柔分易道以剛為主剛得中指二五先儒以剛柔分謂分坤五之柔以節乾分乾三之剛以節坤如是則與損何異凡卦之三陰三陽皆可得是解矣大抵彖傳各就本卦之蘊以立義所以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之作用各各不同也愚按卓氏說卦變取泰者非也趙氏玉泉曰統觀全體而剛柔適均則剛以濟柔柔以濟剛一張一弛惟其稱也折觀二體而二五得中則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一損一益惟其宜也由是以制數度而降殺皆中以議德行而進反皆中此節之所以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朱氏發曰。凡物過節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謂之苦節。而苦則非通行之道。故曰其道窮也。黃氏淳耀曰。合於中即甘。即亨失其中。即苦。即窮。苦與甘反。窮與亨反。愚謂苦者過而失之。謂節者事物各合於中道焉。得其宜而莫所增減之名也。故安節亨甘節吉。失中則苦。彖戒不可貞。固苦貞之凶。歸之上。吳氏應回曰。中節則和。否則不和。稼穡作甘。以得中央之土也。火炎上則苦。亦焦枯之極也。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梁氏寅曰。聖人大中

之道隨時而變。如權衡之校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又安有窮乎。若任其獨見而過於中道。則乃詭異之行。非隨時之義。豈惟人不可以取法乎。雖其身之所行。亦有時而窒矣。故苦節之不可固守者。以其道之有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康熙帝曰。說以行險。先儒說義未明。蓋節有阻塞難行之象。所謂險也。而其所以亨者。則以其有安適之善。而无拘迫之苦。所謂說也。當位以位。言中正以德。言當位則有節。天下之權中正則能通。天下之志此三句。總申彖辭之義。說則不苦而通。則不窮矣。蓋上

文既以全卦之善言之此又專主九五及卦德以申之正與漸卦同例程傳曰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息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愚按如程說則行字懸空而无用又與見險而止何異蓋兌說也坎險也互震為足為進有行之象夫險者非人之所說而行然說以行險何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為節之主故以中節治教萬民天下化其德而不厭難畏險此所以通亨而不窮此正與蹇之五及兌之民勸同意丘氏富國曰節六爻以當位為善初四五當位者也故初无咎四亨五吉二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三嗟至上當位而亦凶者以其當節之極處上之窮其取義又自不

同也或曰當位不必以君位言即素位也有富貴之位即有富貴之節有貧賤之位即有貧賤之節當位以節則大中至正行之无弊垂之可久寧復有不節之嗟苦節之凶哉愚按此所謂素其位而行之意蓋節即中也中也者无所往而不行其有所不行者以苦節不節故也苦節過不節不及○愚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不令天下之情則豈通邪又久邪通是君德之驗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亦有溫涼寒暑之氣序能成春夏秋冬之四時无是節則失序失序則不可成歲聖人法天地之節以設為制度制度立而君

民之分級定分級之法定而不可犯然後財用恒足矣上不至傷財下不至害民丘氏富國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爲制度量入爲出无過取无泛用有損已益人之實而无剥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語曰節用而愛人正此意也張氏清子曰天地節者剛節柔柔節剛也剛節柔如冬之有春柔節剛如夏之有秋乾隆帝曰不有秋冬收斂必无春夏發生是天地之氣以節而通也聖人制度不有名分等級之節必不免傷財而害民是聖人之制以節而通也蔡氏清曰天地節至不害民極言節道之大也吳氏

曰慎曰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此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限止之謂節改易之謂革節淺而革深節先而革後四時舉其大者言之天地之化刻刻相節時時相革○張氏浚曰財匱民困國之能存者幾何聖人用禮之中制度于己以達于天下无太過无不及始始終終各協其序故能享國長久措天下於至安之地夫立國不以禮使天下蕩然不復有綱紀之制而重斂暴賦以供一己之欲則民困於下國危於上亡无日矣

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以全體觀之三四柔而在内是中虛誠之象虛者信之本也分二

體觀之二五剛而得中是中實孚之象實者信之質也卦德上巽順下兌訟下誠心以說乎上上誠心以順乎下又二五君臣中實同德上下交孚此皆无不孚之象是孚乃能所以感化乎萬邦也張子曰孚者覆乳者之象也夫覆乳者必剛外而柔內雖柔內非陽則不生故剛得中而為孚也康熙帝曰柔在內而剛得中其義甚精非柔在內則中不虛矣非剛得中則中又不實矣地至虛也然惟陰中有陽故受天氣而生物月至虛也然惟水陰根陽故受日光而發照物之雌牝受陽精而胎化者亦然此卦之名所以取於乳卵者此也老子亦曰髣兮髴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真

精之中其中有信蓋見及此也朱子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做兩截看楊氏慎曰人欲淨盡則中虛天理充滿則中實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上節言孚之及乎人此言孚之及乎物乾隆帝曰物之无知極於豚魚而信及之則无不孚矣此孚之驗於物者也巽木動於兌澤之上有乘木之象四陽在外而內函二陰有舟虛之象舟虛則无

沉溺之患而利於涉險此字之驗於事者也愚謂卦辭中孚豚魚四字一串讀即象也蓋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此類雖微物自有信豚魚最无知之物聖人取以為象自然之信天真之妙於中孚甚為親切於傳則豚魚只是指蚩蚩之氓而言字信能及愚夫愚婦則乃无所不孚矣吉必矣信能如此則大川亦可涉○郭京曰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多豚魚二字俞琰以為信及豚魚猶詩序云德如羔羊及乃近似之謂非施及之及也謂人之不失信比及於豚魚之信也張次仲曰及猶如也言信與豚魚相等也按皆雖通前說為長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乾隆帝曰利貞者天之性情中孚者性情之自然莫之為而為故曰乃應乎天也孚之為道顯之而化邦國微之而及豚魚粗之而可以涉險精之而可以應天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之謂也愚謂信而正即誠誠者天之道也天道固不容偽非至誠則奚得應乎天哉蓋利貞二字學者下手切要○康熙帝曰无妄天德也天德實實則虛矣故曰无妄言其虛也中孚地德也地德虛虛則實矣故曰中孚言其實也惟无妄之主於虛也故六爻之義皆貴乎无謀望作為之私反是則有妄矣惟中孚之主於實也

故六爻之義皆貴乎有誠心實德之積。反是則非乎矣。二卦之義實相表裏。○郝氏敬曰。初上象卯甲。二五象中白。三四象中黃。中黃化五臟外白化羽毛。卵中有虛竅。是為祖氣陽靈所棲也。○按鳥之覆乳卵魚之知風生不約而信皆天也。信及乎物仁及乎物皆君子之政也。有絲毫詭偽之雜則非中孚。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卦體陰多於陽。故曰小過。凡事貴乎中。小過何以亨。蓋過字有有餘之義。於是聖人指示一種妙用。曰小過之時則小事可。其小者在己而過於厚乃亨也。蓋矯枉者過而後得直。是過而不過之道。

也。○康熙帝曰。此釋義與遯而亨也同。遯非得已之事。然必遯而後亨。小過亦非得已之事。然必過而後亨。故其釋義同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乾隆帝曰。過則非正而利貞者。過所當過。一惟其時。故曰與時行也。張氏次仲曰。六十四卦皆有利貞皆與時行。此不直曰利貞而曰過以利貞。過即其所謂貞也。貞即其所謂時也。過而亨。過以利貞。過之作用如此。點鐵成金。非聖人孰能言之。蓋柔得中指二五柔本不足以濟事。其以得中小事吉也。小者其分之宜也。○郭京本小事吉也。作可小事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剛指三四剛健之才宜濟大事者也。然由失中位不足以濟大事。此其所以不可也。剛失位非言陰陽之位。蓋三雖不中而得正位。四惟是不正不中耳。然傳不分三四兩剛俱以失中位言之。此對柔得中而言。或曰失位則无權。不中則无德。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音訓上時掌切又如經象同諸家讀如字

全卦有飛鳥之象焉。上下四陰兩翼。中二陽為身。象像是也。鳥之翔空而鳴。遺音必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是逆風而上為逆道。

風而下為順。又六五乘九四之剛而在上逆也。六二承九三之剛在下順也。此皆不宜上宜下。大言上逆而下順。此句申不宜上而宜下之義。以明人情事理亦猶是也。逆時則凶。順時則吉。應與時偕行之義。皆即飛鳥之象。雖以戒之本陰性降陽性升。上下順逆之義出乎自然也。○蘇氏軾曰小過者君弱而臣強之世也。愚按四剛五柔之卦。凡十六卦。非謂皆君弱臣強之世也。蘇氏繇豫卦之例以發明小過之微義。蓋豫者剛直之臣輔佐柔弱之君之象。卦德上動下順。君民和樂之象。小過者上動下艮止者。拒而不服。又上下相反之象。夫一君之賢愚必關萬民之憂樂。蓋聖如堯舜。

暴如桀紂者无常在矣。間有可稱賢明之君也。其它不施仁亦不爲虐。是之謂庸君。若有賢宰輔佐之。則可使其君不失令名哉。无其德而在君位。是之謂不君。有賢宰輔佐之。則可使下民无及離散哉。无目无耳。不辨玉瓦。惟寵倂于己者。以爲賢。是之謂暗君。顧如秦李斯趙高。漢王莽。唐二李。安祿山。宋王安石。韓侂胄之徒。皆姦黠沈曲。巧蠱惑君心。握柄恣權。蠶政發萌。則便官吏有司。趨時附勢。當此時也。直者倒曳。枉者得志。於是頻加租稅。累罔市利。都蠹蠹民間之財。傳所謂以官易富故也。蓋為人君不察政道之所及。不知百姓之安否。如清盲如瞶聾。以踐君位。弗如无君。孟子教

誨齊梁之君。雖事事親切。二君皆匪其器。遂不能成治道。以處翰音之位。誨訓雖詳。何補哉。猶臨死而服獨參也。蓋姦賊值時。即妖孽之兆也。聖人恐其關梗于君民之情。故曰公弋取彼在亢。求正臣以爲唇齒之謂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象法名義。見彖註。陸氏銓曰。國家當極盛時。縱有好处。都只是尋常事。所以說小者亨。康熙帝曰。亨小之義。陸氏說善。既濟之時。自然事事亨通。然特其小者爾。聖人之制治保邦也。制度之立。綱紀之脩。以爲小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以爲大故。屯難之時。而

大亨者以其動乎險中不敢安寧也。既濟之時而亨小者以其已安已治四達不悖也。彖所以言初吉終亂者以此象所以言患豫防者亦以此愚按小者亨之義未見清釋或曰小者亨則大者不待言或曰事之小者得亨而大者不得亨也或曰六二以柔為卦之主陰為小故稱小焉謂小大皆亨者誤也。諸說紛紛如此陸氏及帝說冠乎諸家又按郭京曰亨下脫一小字晁氏朱子皆曰當作小亨程子曰小字在下語當然愚熟考既濟以皆成為義然則亨是全卦之占辭小字實不易解患之而不得久矣閒私得一意蓋既濟未濟俱曰柔得中而不稱剛得中皆是稱離之中爻耳。

故在既濟則指六二在未濟則指六五夫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者水之用也火質陽中之陰離體剛中之柔蓋試之人事則國家治平之時進退語默百凡行事皆利用剛中之柔是謂小者亨亨通之妙用安全之道也此聖人之深意精味無窮矣世儒純指六二恐可屬皮解又為亨之小者亦非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乾隆帝曰卦體剛上柔下既得其正二陰三陽悉當其位有貞之象彖云利貞利以此也梁氏寅曰彖云利貞貞其固有非設戒也然為占者言之故謂之利貞言利於如是之貞也。

初吉柔得中也

乾坤之中爻相交而生坎與離柔得中者是離也離體不失乾體得柔而生明明能辨是非照事理以處既濟始事必可成故吉○康熙帝曰凡易義以剛中爲善而既未濟皆善柔中者既濟以內卦為主至外卦則向乎未濟矣未濟亦以內卦為主至外卦則向乎既濟矣亦猶泰之善在二而否之善在五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離居始坎居終陽剛陷于險中而止息焉心止則生怠怠生則廢事事廢則不得不亂此所以成道窮敗也蓋至天人及萬物窮則

變年有寒暑日有晝夜治亂盛衰動靜吉凶之類皆互根無間造化自然之理勢也故象云初吉終亂然象以天道常數而言傳乃歸之人事故不徒曰終亂而曰終止則亂蓋人能慎終如始勤而不止則何亂之有祖劬勞而工業孫好安樂以敗濟聖人警戒之既濟讀者深省懼焉張氏清子曰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乾隆帝曰以象言水在上終必潤下火在下終必炎上其勢必窮之象

未濟亨柔得中也

既已成者終則乃未成者成猶冬終則春來自自然之運必然之理

也既濟之時離居始彖曰初吉者指離也曰終亂者坎也今此卦坎居始離居終是終而復始之象所以未濟之亨而曰柔得中者亦稱離德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古曰成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夫未濟之初圖成立功豈易事哉彖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者狐之渡川老狐知深察其時不妄濟小狐知淺不知履身未出乎險中直前而濟及濡尾而知不能濟是其所以无攸利而始銳進不續終也豈策欲濟事者如此則卒不能繼續初志以成就其事業者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張氏次仲曰六十四卦六爻當位者惟既濟六爻不當位者惟未濟不當位者才性之偏剛柔應者補偏救敝之道郭氏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无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又著剛柔之應可見得人无不可濟之事俞氏琰曰文王以未濟次既濟孔子於未濟无攸利之後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重釋亨字之義蓋易道

貴乎變通不欲其終窮也。或以為此八字錯簡當在柔得中也。下豈其然乎。愚謂既濟未濟六爻皆以比應為主。不以二五為主。強以常例解者泥矣。蓋既濟中四爻即未濟未濟中四爻即既濟。本是坎離二卦。徹飛徹伏。駕正駕倒。酬酢妙應。相為胚胎。此所以其无終窮也。即交易變易之全體大用。可觀於斯。又夫婦是乾初上之變用。見氣之消長。如晝夜明暗。刻刻圓續。剝復是坤初上之變用。見物之生息。如果穀生成於甲。穀而又結果。穀姤終于剝。復終于夬。錯錯照應。亦不過交易變易。坎離是乾坤中爻之變用。水波異形互藏其宅。中氣之妙用。即是既濟未濟也。豈非交易變易之全體大用乎。學焉者熟讀詳味。則可會悟易也。者是天地鬼神之奧。萬物生成之府。大中至正之道。道德性命之本。君民制度之祖。治國平天下之源。字字句句。學問之極的。聖人之精蘊。悉有乎斯在矣哉。

古易斷外編卷一終

